



从苏轼致王巩的一则手札说起

□ 陈友兴

隆庆《高邮州志》卷之七,寓贤,“王巩,字定国,大名莘人也。文正公之孙,懿敏公之子。尝倅扬州,遂择高邮家焉。”

王巩(约 1048—1117 年),字定国,北宋名相王旦之孙。有画才,长于诗。著有《甲申杂记》《闻见近录》《随手杂录》等。《宋史》卷三百二十,《王素传》附:“巩有隼才,长于诗,从苏轼游。”“轼得罪,巩亦窜宾州。数岁得还,豪气不少挫。后历宗正丞,以跌荡傲世,每除官,辄为言者所议,故终不显。”

《苏轼文集》卷二十九,《辨举王巩劄子》:“巩与臣世旧,幼小相知,从臣为学。”《鹤林玉露》卷七:“东坡于世家中得王定国,于宗室中得赵德麟,奖许不容口。”王巩诗尤为东坡所激赏,《墨庄漫录》卷二:“王定国寄诗于东坡, 答书云:‘新诗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穷人之具辄欲交割与公。’”元丰元年(1078),苏轼守徐州。巩往访之,与客游泗水,登雎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轼待之于黄楼上,谓巩曰:“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苏王二人交往频密相得,既有师生之谊,亦兼挚友之情。仅就苏轼致王巩的尺牍,收录于《苏轼文集》者,竟有四十一首之多。

《苏轼文集》卷五十二,《与王定国》之二,“但知识数十人,缘我得罪,而定国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阔。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乌台诗案,受牵连者众多,而王巩受罚最重。苏轼对于王巩因为自己而遭受到的无端之累,表达了深深的不安之情。两人也因此由定交而挚友,由挚友而为患难之交。

《与王定国》之十六:“某启。今日景繁到泗州,转示十月二十三日所惠书并新诗六首、妙曲一首,大慰所怀。河冻胶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终日喜快,滯澹冰释,幸甚! 幸甚! 某往扬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得耗,奏邸均微文,不肯投进,已别作一状,遣人人京投下。近在常州宜兴,买得一小庄子,岁可得百余硕,似可足食。非不知扬州之美,穷猿投林,不暇择木也。黄师是遣人往南都,

故急着此书,仍和得一诗为谢,他未暇也。新济甚浅,冻不可行,旦夕水到即起,恐须至正初方有水也。不知至时公在宋否? 某若得请,或附宣献公舟尾南来,不尔,遂泝水至西都,出陆赴汝也。然欲葬却乳母乃行。即南都亦须住一月。入夜,倦迫,不介意。惟万万自重。”

尺牍作于元丰七年十二月中上旬,长达 240 余字,个中真性情一展无余。字里行间皆似家务常理,实质至交间的倾诉与通达。言及在扬州投书乞常州住,在宜兴买田置业。这些事由,皆在东坡北上之前。文游雅集,时在元丰七年十一月冬至前,如有相会,必当面叙及,而不复言于尺牍。

文中景繁系指蔡承禧,时为淮南转运副使,转运司设在楚州。元丰七年,苏轼盘桓于真、扬、润、常之间,自夏历冬。其间,王巩氏如果真在高邮,依人情,依常理,必南向造访交游。况且,高邮为运河南北水路要津,哪怕是株守郇城,亦可待得坡仙。退一步讲,“十月二十三日所惠书并新诗六首、妙曲一首”,自宜南投直达,而不是绕一个弯弯,逆向北递楚州蔡承禧处。

“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旦夕水到即起”,乃是久别邀见之迫切心境。东坡作书距文游雅集将及一月,如有面晤,充其量只能算是小别,不当有此等言语。实际上,自元丰二年乌台诗案起,苏贬黄州,王窜宾州,除却尺牍往来,两人已经阔别五六年了。

张方平,王巩岳父,时居南都。北宋凡四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南京商丘。商丘,本唐宋州。艺祖以宋州归德节度使即帝位,为赵宋肇基之所,称南京,称南都,称应天府。《与王定国》之七,“某受张(方平)公知遇至深。……贵眷在彼必安。”王巩贬宾州,寄家室于外舅张家。“黄师是遣人往南都,故急着此书”,“不知至时公在宋否”,明确王巩此时确在南都。

隆庆《高邮州志》,王巩“尝倅扬州,遂择高邮家焉”。王氏通判扬州,事在元祐初年。故而,即依《高邮州志》所载,元丰七年,王巩尚未寓居高邮。

概言之,元丰七年之文游雅集,王巩王定国并不在高邮。

明故宫

□ 汪淮江

明故宫已经没有了。
如今的明故宫遗址,剩在南京中山东路的一片车水马龙里。能从一路的钢筋水泥里看见这么一块坦坦荡荡苍苍莽莽的缝隙,颇叫人感些意外和新奇。

然而,这的确只是个缝隙。明故宫广场和街对面朝门公园的宽度,车行不过十几秒,走来不过百十步,就没有了。人们一定会联想起北京的紫禁城,略带些鄙夷地感慨道:这也能叫“故宫”?

实际上这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史料记载,明故宫南北长五华里,东西宽四华里,这意味着,今天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警备司令部、熊猫集团职工宿舍、五十五所等都包含于其内, 新近开发的东华门西安门遗址公园即为佐证。

南京明故宫是现存北京紫禁城的蓝本。洪武帝初定金陵,命刘基等卜定新城选址,最终选定这块“钟阜龙蟠”“帝王之宅”的风水宝地。相传朱元璋征用军民工匠二十万人,填燕雀湖“改筑新城”。工程始于公元一三六六年,历时一年建成,壮丽巍峨,难以言说,堂堂皇皇,盛极一时。

午朝门公园是明故宫文物最集中的地方。午朝门即“午门”也。俗语“推出午门斩首”,指的就是这里。实际上,在午门外杀头是不大现实的,罪臣一脖子血洒在禁城的边上也不太庄严雅观。但洪武皇帝却喜欢在这里搞“杖毙”——活活用棍子把人打死,还出不了多少血——明朝的“杖毙”是出了名的。如今, 午朝门的墙面早已是衰草披离,斑驳不堪,形色皆似老树皮,和它那北京紫禁城的弟弟相别天壤了。几只喜鹊已在墙上筑了窝。它们跳来跳去。老城墙真的老了,它大概不会怕痒,或许都懒得痒了,随它们闹去吧。现在,它只是慵懒地享受着秋日的阳光,和城墙根下那几位南京老头一样。

公园里满地尽是巨大的石础,好像一只只巨型石兽,静穆地踞着,成阵成列,千秋不改,于静穆中散发着一股忠诚且傲慢的气度。这样的静穆是超人性的,叫人窒息。我好像看见了它们的眼睛,那眼神,不似在幽怨地述说(还能说什么呢? 不必说洪武四大案的刀光剑影,也不必说渤尼国王来朝时的鲜花着锦,这里上演的传奇是说不完的, 正如它们的缔造者一样),而是在证明,倔强地证明,证明着南京的王者地位,又似有所眷恋,眷着属于它们自己的那份山川长日和风光岁月。

满地的石础中,又有一块“血迹石”尤为显眼。这方巨石上布满朱砂色的纹理,似乎被血染透过。传说,它真的被血染过,而血,是方孝孺的。

朱棣陷南京,见方孝孺,要他起草即位诏书。孝孺铮铮铁骨,坚决不肯。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孝孺不惜老祖故坟被掘,妻儿老少遭屠,亲朋好友血洒刑场,仍然能漠然同仁之尸、亲族之血,择“决绝”而固执呢? 是英雄异乎寻常的心态和意志,这一点毋庸置疑! 虽十族尽成死尸,但一个人的英雄气象正是在脉脉亲情所束缚不了的时候产生的——为自己的观点、见解而直面屠刀,却却僵硬礼俗限制着的一切,这,才叫英雄。

大哉,方孝孺! 壮哉,“血迹石”!

有人说,南京明故宫遗址最吸引人之处,就是它的神秘。我很想知道,成祖迁都后明亡之前的南京明故宫是什么样子, 惜疏于记载。据史,其间两百年,风吹雨打,明故宫自然损坏严重,到了明末,连金銮宝殿都荡然无存(真想不出,弘光帝是如何即位的)。但这两百年间,南京的六部诸司衙门照旧保留——这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桩奇事! 于是,我揣摩着归有光先生、汤显祖先生执笏慢步于明故宫里的样子——他们大概是一脸的沧桑,如同那片宫殿一般。然终不可得。

清初传奇《桃花扇》《余韵》一折,一支【沉醉东风】,更是写出了鼎革之后明故宫的彻底衰败之气:“横白玉八根柱倒,堕红泥半堵墙高,碎琉璃瓦片多,烂翡翠窗棂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宫门一路蒿,住几个乞儿饿殍。”及至“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已令人闻之欲涕。“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孔尚任的笔致可谓苍凉得透骨。中国文学,历来三分人事,七分天意,这三分已然被他做足,剩下的七分,且让我等拍遍栏杆,唏嘘感叹去吧。

终于,古老的明故宫在弘光帝手上演完了《桃花扇》这最后一场大戏之后,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太平军的一把火则让它彻底消失了。“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六百年兴亡看饱后,站在奉天殿(即后世所称“太和殿”)的石基上举目四望,周遭旷野,远山含黛,一抹残阳,漫天紫云,遥想洪武朝的九殿华彩、万国衣冠,惟有这么八个字,才能说透此时此地的意境。

午朝门公园里歌声响起,一对对南京市民拉着手尽情欢舞, 明故宫广场的上空满是风箏,一个小孩子在他爸爸的怀抱里开心得前俯后仰,“哈哈哈哈哈”的。我独自徘徊在中山东路上,已是满街黄叶。点一根烟,灯潮渐起。

我刚入学读书那年,我们家搬入新家,对门住着一位老教师,人称王先生。王先生教语文,懂历史,会讲故事。我记得现在人们常用的一句话“差不多就行了”,就是从王先生 50 年前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后记住的。

故事讲的是很早以前某年隆冬,有一吴姓乞丐,身穿破单衣站在黄姓老板食品店门前讨吃。黄老板身穿皮袄,叼着旱烟,惊异地问乞丐:“‘三九’天穿这么少,就不怕冻死啊?”乞丐回话:“我不怕冷。”黄老板怀疑地讲:“真不怕冻?我拿我的店铺与你打个赌。”并说:“从今晚到明晨,你只穿一条内裤在门前站到天亮,如冻不死,我店归你,若冻死即拉倒,与我无关。”乞丐当即同意,在众邻见证下开赌。到第二天天明,黄老板开门,发现乞丐虽冻得好惨,但生命并无大碍。黄老板认输,将全部财产交给乞丐。从此乞丐成了老板,不久吴老板娶妻生子,过上了富人的生活。

若干年后, 黄老板弟弟开布庄发了财,但常为其哥哥以前店铺输给吴乞丐的事,一直耿耿于怀。某日他向吴老板挑战再赌。王先生故事讲到了这儿说:“要是换个别人可能差不多就行了。”而吴老板经不住更多财产的诱惑,如同当年一样,爽快地同意再赌一次,赌注为双方财产,条件与首次相似:即吴老板如冻不死,对方财产归他,他如冻死其所有财产交还对方。当时吴老板老婆劝其不要再玩,吴老板执意要赌,最终吴老板半夜就冻成僵尸。

吴老板的死看似偶然,实为必然。贪欲让他丧失了理智,邪生于失禁,欲生于

古人求学常常因一字推敲拜为师。“一字师”源于五代时期著名诗僧齐己与其诗友郑谷的故事。一夜大雪之后,僧人见庭院中梅花开了,欣喜之下作《早梅》诗一首:“万木冻欲折,孤根暖难回。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却以为梅花既开数枝,便不为早,将“数枝”改为“一枝”才合题意,齐己听后欣然接受。同样,宋之问也是受骆宾王点拨才有“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的佳句,韩愈以为师者传道解惑,一日为师尊为终身为师,《礼记·学记》提出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所以师亦是友,友亦为师。孔子又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可见,师者定义广泛,并不特指在课堂上传授学生知识的人。

除了老师的传授,沙龙也是学习交流的绝佳场所。在这里大家亦师亦友,畅所欲言。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一席畅谈就能闪耀出思想的光芒,触发伟大的发现。犹如当年哈雷观察到彗星的运动周期,并且也推算出运行轨道可能是椭圆形的,却一直不能给出数学的证明。一次,他与牛顿聊天时说起自己的见解,牛顿脱口而出作出肯定的结论,哈雷惊奇不已,最后也是在哈雷的催促之下,牛顿竟然写出了划时代的科学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牛顿启示了哈雷,同时哈雷成就了牛顿。他们是彼此的学生,也是彼此的老师。

如果离开课堂的学习, 缺少同行的交流,

有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不顾体面,甚至不顾人格地紧紧缠着一个他认为可以解决他的问题甚至决定他的命运的人; 被缠的那个人好像浑身上下沾上面糊,湿乎乎,粘叽叽,甩也甩不掉,丢也丢不开,六神不安,不是滋味。在江淮一带,那个缠人的人被称为“面糊缠”,有时还加个“子”,被称作“面糊缠子”。

县实验小学的钱老师就曾经被人称作“面糊缠子”。他今年 44 岁,职称还是小学中级。他的同学有的在 10 年前就是小学高级教师了,还有的已经是“小高高”了,相当于中学的高级教师及大学的副教授。今年县教育局下达 5 个“小高”指标给实验小学,经过各年级组、教研组座谈、推荐,最后全体教师无计名投票,钱老师列为第 6 名,比第 5 名只少 1 票。按照规定,钱老师的期盼又落空了。

根据实际情况看, 钱老师的教学水平属中等,工作责任心尚可,对学生不够尊重,喜欢成绩好的学生,对成绩差的几乎放弃;与同事相处,喜欢占点小便宜。10 多年来,多次职称评定民选后,钱老师都落选了。祖校长多次同他认真交谈,指出他的存在问题。可他嘴上答应,行动上却不见成效。

这次钱老师一改常态,除了上课时间外,

无度。他如果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第一次赌赢后,生活随即发生了质的变化。赌赢以前他浪迹街头, 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赌赢后却过

上了锦衣玉食的日子,前后是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且又未能听取妻子的忠告,拿捏好分寸,得趣辄止,最后自食苦果。

王先生当年给我讲的故事情节简而单之,却耐人寻味。现如今仍有像当年乞丐吴老板情形之事不断再现。某老板,因厂房被拆迁获政府赔偿数百万,为利益增值,他起初将全款存入一公有部门,每年可获得 10%的数十万元利息。后来他嫌利小而转投入到年可得利是前者双倍的私人名下,结果私人融资者因资金链断裂而潜逃, 某老板的债权人又纷纷上门讨债,此老板万般绝望之下,悬梁自缢身亡,酿成本可避免的悲剧。

有位哲人说过:“人的欲望像一座火山,如不控制,就会害己伤人。”如今物欲横行,灯红酒绿,各种诱惑无所不在,若不能知足自律,过犹不及,终将物极必反,为之付出惨痛代价。

在利益面前人都渴望得到最大化,这是人之常情,但要清楚有时在获利时也存在巨大风险,要冒险就必须能承受赢得起与输得起,世上没有保赢不输的好事。

“差不多就行了”, 虽是一句俗语,道出的却是人生哲理, 即人对物质的追求,要适可而止,凡事要知足守度。常言道:成在适度,败在无度。恰到好处,见好就收最为完美。

那就读书吧。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张元济老先生说“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秦时明月汉时关”,那是千百年流逝的时光带来的沧桑,是她教会我们怀古。“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那是对千万里空间无法横亘的无奈,是她告诉我們守望。在书中,我们感受“海纳百川”“壁立千仞”的胸怀,感触“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气度。在崎岖不平的人生路上,也是书籍教给我们“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那份豁达与洒脱。阿拉伯文明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因为典藏很多书籍,才使得其他文明能够交融流传。

如果觉得读书还不够,那就行走。与其格物致知,不如走出去,来一场真知实践,只有知易行难、知行合一才会有深刻而深远的认知。行万里路是阅历、是游学、更是一场人生际遇。徐霞客,一生志在四方,一直行走在路上。与长风为友,与云雾作伴。他将所到之处的各种现象、人文、地理甚至动植物的状况都详实地记录下来,最终整理成著名的《徐霞客游记》。这部伟大的书籍不仅是一部古文佳作,它更为后人研究地理学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在世界科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地质学家翁文灏,他的一生多半也是在路上行走,他将自己在实地考察的结论带到课堂,他告诉学生,大自然才是最好的老师。

所以,师者无处不在,愿你我一路前行。

一有空就往校长室一坐,说来说去只是一句话:一定要评上小学高级教师,否则,妻子就要同他离婚了。下班了,他也跟着祖校长走。祖校长刚到家,他也到了祖校长家;祖校长家开饭了,自然也少不了他;祖校长午休了,他就坐在客厅里打瞌睡;祖校长上班了,他也去上班。就这样循环往复,钱老师紧紧缠着祖校长达 10 天之久。祖校长心平气和地劝说他,他总是听不进去。有的同事对他说:你这样整天缠着祖校长有点死皮赖脸,不像个老师了。钱老师一笑置之。

10 天之后, 祖校长向县教育局反映该校在职称评定中的问题,恳请局领导再下拨 1 名“小高”指标。局领导研究后决定给县实验小学增拨 1 名“小高”指标,但同时指出,钱老师面糊缠子的做法决不能原谅,更不能纵容。局领导与祖校长同钱老师作了一次长谈,钱老师也深深认识到面糊缠子的做法实在不像话,并坚决保证,只做这一次,决不做第二次。

钱老师终于被评上小学高级了,全家高兴,他好像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工作更认真负责了,对学生更热情了,与同事相处也更和谐了。

江淮方言词语与故事